



莊子口義校航卷二

養生主
德充符

人間世

□ 13
841
3



841
3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二

小野壹校

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

傳燈錄第十七。瑞岩師度禪師傳云。師養

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

內丹秘要第四。陰之卦觀八月

斗杓戌時指酉以八月建酉也。陰侏陽功以成。萬物故物皆縮小。因時而成矣。喻身中陰符過半。降而入于丹田。修道者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當。固養保元。以築丹基。
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莊子卷二 養生主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二

小野 壹 校

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

傳燈錄第十七瑞岩師亥禪師傳云師尋

居丹丘瑞岩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之主人公復自應諸乃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

內丹秘要第四

斗杓戌時指酉以三月建酉也陰佐陽功以成八月物故皆縮小因時而成矣喻身中陰符過半降而入于丹田修道者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當固養保元以築丹基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因是而不不知其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然謂之道。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大禹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謨篇

而知故故而作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起。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

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篇。盡心。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久之意則同也。晦菴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稱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到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

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朱文公文集六十一。養生主說云。莊子子。經督。舊以為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學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

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如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而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
音義。庖，十。庖人。丁，其名也。騞，音。騞，又呼。騞，音。騞。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剝毛。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刀，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刀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

微曲也。此四句盡出一箇宰牛底人。砉然騞然，騞然皆其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騞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音義。桑林，湯樂池，樂章。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主也。譚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軫乎。

音義云。窾。若管。反。肯。若等。反。說文。作。月。軾。音。孤。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太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軾乎。軾。大

骨也。腠一作湊。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刃猶於背筋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攪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

乏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音義譙化育及又許百反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深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

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譙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奸收拾其刀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

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良。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別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朋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

之始。已如此邪。人別之邪。朋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佗時。只要佗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音義。王于况反。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

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易履六三履遊於羿彀中之意符篇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便是為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

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吊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柰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

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
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
本是若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商
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
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
縞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法也如
往也民其無知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
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智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砥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為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
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

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
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
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
幾其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
汝如此而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
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
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
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
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
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

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
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
無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
夫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
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
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
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
此事不可以盡行言之必有禍也厚也厚
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
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

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
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護
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蕃人者凶
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蕃反及汝汝
今此去殆且爲人所蓄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
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
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
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
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
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
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
眩然眩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
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

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
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踧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
言用心已成順之也梁武帝辨折賀琛處通鑑
梁大同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
詰責琛陳四事琛主大怒云琛但謝過而已不
敢復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
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
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
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其矣
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呂信於人乃呂不信
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
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各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勝音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
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
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
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

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爲
丘墟，死爲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
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
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
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况汝乎？
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
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以用也。且
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
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龜勉而謹，終如始也。
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其甚不可也。以陽爲
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
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
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
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
欲索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

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字。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

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擎

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於我
 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論語
 篇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
 故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
 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為證
 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
 皆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
 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論語直論語論語論語貨論語篇論語子
論語直論語論語論語貨論語篇論語子
論語直論語論語論語貨論語篇論語子
 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為罪故曰雖直而
 不病與古為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

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
 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
 終是不安謀謀音豐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
 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
 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
 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
 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_レ有_レ而爲_レ之其易耶。易_レ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_レ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_レ一志。無聽_レ之以耳。而聽_レ之以心。無聽_レ之以心。而聽_レ之以氣。聽_レ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無_レ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爲_レ之其易耶。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_レ之其易耶。纔萌此輕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_レ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

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_レ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_レ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_レ之以氣。則無物矣。聽_レ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_レ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則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則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爲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

莊子卷之二
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
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
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
不爲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
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跡則心無所動
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
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

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語

衛靈公篇

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

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
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
爲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
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爲易事。然
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跡則爲
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爲此却易事。然謂之

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且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

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

易繫辭云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此句乃喻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楞嚴經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東坡詩九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籙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

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中庸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重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籙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籙或謂古帝王之名成玄英疏云几籙三皇然已前無文字之君也

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
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
重齊之待使者蓋將其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
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
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
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
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
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
未至平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
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也甚重
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
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
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
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
小大鮮不言以權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
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
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

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
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
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
粗者不知爲粗，臧者不知爲臧，臧美也。言粗食
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
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旣憂思飲食
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宵中焦勞
久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
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
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

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
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

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十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北山篇云溥天之下莫非王之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說花曰子路者不擇地而休，家貧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親老者不擇祿而仕。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

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命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當朴實頭做向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遊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以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

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音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寇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
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鬪力今之戲相搏
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拍手只是戲劇其
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
用巧處奇異也來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

也始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啾之時也
詩
之初筵云賓之初筵左蓋飲酒至於過當則
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
言人世佻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
同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
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苟簡之
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
間又拈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
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
箇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

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左傳文公十七年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該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沛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尅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

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肖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義成在父惡成不及敗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郎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

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
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
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
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
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
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義成在久一言之不相
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
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好相惡甚易要好甚
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
心於自然託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

此爲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耶報
反命也作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
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
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爲思慮論其成與不
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
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
所謂遊於殼中中央者中地也德充此篇名以
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
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
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

未考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之為無涯達之入於無此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

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鑑也傳云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

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監而蓋其疾也必疑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注殺猶銷鑿鏡也是天奪之鑿使不得以自照

鑿也隕霜殺草之殺傳云十一月有隕霜不殺草又定元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唐五行志言其德性為造證聖則夫元年六月霜降殺草

物所銷鑿也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

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稱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

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為事不想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容無知妄為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于

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輪。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義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義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天。以振盛溺。適有畜宦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

碎解。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義。欲以其臂當車輪。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義。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義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振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尿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蚋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

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纏絡
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
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
此蓋義成在久惡成不及敗之意人之相處有
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難
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
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
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
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
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
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

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櫟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為主絜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櫛其液出而櫛櫛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橘柚果蔬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又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之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矣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入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

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齊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

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已之人以為社而詭厲之詭厲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眾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齊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
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
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毒病者。不可
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細繹數句。別說語。見
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

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
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賴。芘自我芘物也。賴彼
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啗食紙
反以舌啗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
醉。言其嗅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
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
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美而言
之也。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
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
樁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文選四十五。楊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註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二字

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禫傍為棺用也。言

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

見伐。或七圍八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

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

之中有曰。牛白羝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

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豹魏文公

之時為鄴令。三人老巫嫗。三老投水之事。見史記滑稽傳。故添壽病。一句華

子好音。專要添此等說語。適者往也。言不可以

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

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

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

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

此譬喻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癰。足以糊口。鼓篋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左傳昭三年。豆區釜鍾。註云。釜十為鍾。六斛四斗也。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
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也。五臟之
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
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
爾。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
鼓篋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糠而得精米。故曰播
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
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
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
功於諸侯。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
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
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才之
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
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
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入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
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又何敢佗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

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

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

不滿眼，殃禍大如屋。

韓文第五。寄崔立之詩云。歡華不滿眼。各責塞兩儀。今按：無殃禍。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

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

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

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

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

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

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

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
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
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
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
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
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
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
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
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德充符

何音義云兀則足曰兀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之况它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

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

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鶴林王露乙集第四表題云佛本于

老莊云云沙門智昇診開元十年次大藏經目錄九卷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自是為定數所謂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大惠普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云云所以

古人到遮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得心地開通不疑生死不得與之變者

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

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

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它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鶴林玉露第四歐陽公云。道之論。○大惠普說。今人箇箇道我。怕死。參禪。失其心矣。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易繫辭上云。乾坤其易之緼也。以見易不可易。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道篇。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

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
傳燈錄五。法達傳六。祖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離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齊物上論。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太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它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楞嚴經六用一原云云。又反流全六用不行。註云。流則分湛合塵。故不流則旋元無偶。遂能反六用之擾全一真之湛。譬之川水反流全一斯自淵澄。音豈可觀而曰觀世

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碧岩一云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中立千仞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次剩即讀瓊蛭一段秋水篇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養生篇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物何為最之哉

為己脩身也以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脩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
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
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
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
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
曰與汝安心竟傳燈錄三達磨傳神光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
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自見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
竟便是此一段話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

受命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
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
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
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冊鉛錄九陶淵明言癡
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
不可言命○大惠普說第一
云信知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求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荆及聶並在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坐蟒岩守虎穴者。五燈會元第一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後于馬鳴尊者得法。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于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復曰。我國城之北有太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

谷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來請益。而我煩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同卷二云。牛頭山法融禪師者。閬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歸佛四祖道信來訪。祖曰。有安息之處否。師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達菴。唯見虎狼之類。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一智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齊物論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上篇。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
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
耳目之所宜同意。目像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
而不止於聽。故曰像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
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
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智之所知。心無所
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
事乎。

登升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

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
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
賡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
言彼豈肯以為入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
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
政而後入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
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
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入者先已
也先已而後入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
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

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
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
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
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
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
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
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

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足不當亡者，衆人皆然。
 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
 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
 人。若命順命也。遊殼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
 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
 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
 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
 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
 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

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
 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
 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
 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
 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為敏。文公十五年
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
 亞旅。上大也。魯人以為敏。註云：無故揚其先
 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

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詛詭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
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
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
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邈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得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
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
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
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
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
鳥不驚之意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人好鷗者每
日至海上鷗至者百數其父曰取
來吾玩之明日至海上鷗舞而不下○李商隱
太商箴海翁忘機鷗乃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
去悶然無意而谷之意汜者無繫著之意寡人
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邈焉若
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漢書韓信傳云
蕭何聞信亡下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仲丘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窆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體之美惡也。

駒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禮記檀弓云。夫古之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窆。非行禮之喪也。資用也。則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禮運

篇曰。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不得復使言。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官中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篇內之語。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然而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偏咸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

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允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中庸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之中庸而時中。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孟子告子上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孟子萬章下篇云。子思曰。皆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闔跋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音義曰。闔音音。跋音企。闔跋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厭無瘠也。偃曲缺辱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甕大癭

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偃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孟子告子上篇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謂不知類也。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不知有德者。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而不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

天又惡用人知去聲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外物篇

知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商賈

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

也如所謂賈名於天下也淮南子第四傲真訓下云弦歌鼓舞絲

詩書以買名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譽於天下

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削而自

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

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

不謀不劉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

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

不求人爵也孟子告子上篇孟子云今之以接

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

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

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入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

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言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

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辨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

內經云神

不守槁梧枯木以為兀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文公送孟東野序一篇三百三十一字。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莊子厲齋口義棧航卷之二

